

# 我听到传来的谁的声音

## 悼刘广宁老师

刘老师和她的同事们，他们的多彩音色，以及叠加于天赋之上的勤勉刻苦也就此响彻了我们的人生。

□ 撰稿 | 孙洁

6月25日凌晨3点多，被蚊子咬醒，起来点蚊香，顺便开手机看了一眼。朋友圈里，潘争发了一张他妈妈刘广宁拿着话筒在朗诵或者讲话的照片，说，刘老师在1:02故去了。

顿时就一点睡意也没有了，静静地坐了一会儿，感到很难过。

当天是端午节，我和几个朋友一个星期前就约好了去养老院看苏秀老师。因为疫情隔绝太久，我们也有半年多没见到苏老师了。一见面，苏老师就说：“刘广宁去世，我太难过了。”她说，两个多礼拜之前，刘广宁还给她打了电话，她俩聊了很久。她告诉我们，刘老师对自己病情严重性一无所知：“刘广宁说，医生让她吸氧，她不肯吸，她怕吸氧多了会养成依赖，以后生活里离不开吸氧了，会影响上台表演。我说，你吸啊，吸了好过点你为什么吸？这是吸氧，又不是吸毒！”

听了苏老师转述的广宁老师的话，那个像《魂断蓝桥》的玛拉一样爱美、像《孤星血泪》的艾斯黛拉一样执拗、像《生死恋》的夏子一样一往情深的刘老师就又出现在眼前了。

我常说上译厂的洋气是胎里带的。这至少包含了身处大上海繁华闹市的地利和群英荟萃的人和。“人和”里，有“峰华毕叙”（这是十几年前苏秀老师为纪念老厂长陈叙



上图：刘广宁配音《生死恋》里的夏子。

一、老演员邱岳峰、尚华、毕克编撰的一本书的书名）从旧时代的洋场文化摸爬滚打过来的痕迹，也有从小就接受了沐浴过欧风美雨的家庭的熏陶，并且化为终身的行为印记的艺术家们的亲力亲为，其中就包括了刘广宁老师。

大约在2014年，刘老师酝酿动笔写《我和译制配音的艺术缘——从不曾忘记的往事》这本书的时候，我说：您写点童年的家事啊。她坚持不写。她写的是厂里那些老人的流年碎影、从艺近60年的心得体会，最终化为一句话：“我爱这一行”（书内第85页同题散文）。她说她不想炒作家背景，但那是构成她底色的家教啊。她那担任过四国公使的祖父，也许做梦也想不到，他青壮年时期的阅历会涓滴无遗地沁润到孙女刘广宁的血脉中，又随着她进入她钟爱的译制片“这一行”后，通过对原片“上

天入地、紧追不舍，拐弯抹角、亦步亦趋”（陈叙一语）的声音演绎，最终转化为一代电影观众的耳福。

“爱情是怎样来临的？是像灿烂的阳光，是像纷飞的花瓣，还是由于我祈祷上苍……”这《生死恋》的优美台词是我对刘老师最初的记忆。就像爱情的阳光突然照亮夏子的生命，刘老师和她的同事们，他们的多彩音色，以及叠加于天赋之上的勤勉刻苦也就此响彻了我们的人生。苏秀老师曾经说起，配一些难度比较高的角色的时候，她和她的同事们常常会连续几天沉浸在人物的情绪里，“走路、吃饭都想着影片中的情景，尽量少与同事和家人说话”。她说她配《孤星血泪》彩色版的那几天里，就一直是这样的状态：“这样，在正式录音时，就能比较容易地进入角色，使人物的感情衔接”。（《我的配音生涯》）顺着这个话题，她说，听说有一天，素来温良恭俭让的刘广宁在家里突然目露凶光，大叫一声，把爱人和孩子们都吓坏了。原来彼时刘老师正在琢磨《尼罗河上的惨案》凶手杰基的人物处理，因这是与刘老师胜擅的柔情少女完全不同的人物类型，所以需要付出格外多的精力研究，方能获取银幕上和演员共同完成人物的理想艺术效果。

据闻，在刘老师逝世的噩耗传到日本的当天，因《生死恋》的夏子在1970年代后期惊艳了华夏的日本演员栗原小卷发来唁电，并说：“我们在一起，以出色的工作奉献了精彩的作品。”我觉得刘老师若在九泉之下收获这样的回响，也会含笑点头的。

而刘广宁老师，她的珍贵，以及她代表的那种具有独特气质的上译品格，也必将随着岁月的流逝，越来越多地显示出来。□